

审讯室里的毒犯离奇地死亡、狱警莫名其妙地自杀、副市长的儿子随意进出警局……
一张无形的罪恶之网正悄悄地向威城这个
地方笼罩着，刑警队员们正面临着
前所未有的不测……

◎ 离离原上草 著

案件

2247.5/LLY2.2

◎ 离离原上草 著

案

件

1247.5
LLY2.2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案件/离离原上草 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8. 3

ISBN 978 - 7 - 5387 - 2402 - 8

I. 案... II. 离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29784 号

案 件

作 者	离离原上草
出 品 人	张四季
选题策划	郭力家
责任编辑	王 峰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
电 话	总编办: 0431 - 85638648 发行科: 0431 - 85677782
网 址	www. shidaichina. com
印 刷	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660 × 960 毫米 1/16
字 数	240 千字
印 张	15
版 次	2008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1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第一章

是夜，有人报案说在威城郊区的环河旁发现一具女尸。接到报案后，刑侦队长岳峰带队来到案发现场。现场显得阴森恐怖，深秋的夜风肆虐着，灌木丛发出瑟瑟的响声，伴随残月，环河山上时不时传来野狼凄厉的叫声。几个刑侦队员下车后仔细搜查了环河周边。队中唯一的女组员彭丽在秋风中不禁打了个哆嗦，被眼尖耳聪的副队长萧强看到，向身旁的队员打趣道：“瞧见没，女人就是女人，想扮成男人谈何容易。”

听到萧强的话，彭丽朝萧强的耳朵狠命地拧了下去，萧强疼得直叫。岳峰严厉地说：“我们这是在执行任务，都严肃点。”

彭丽的手倏地从萧强的耳朵上撤下，萧强也止住叫声。在环河中央地段，果然有个黑乎乎的物体躺在那里，岳峰和队员们加快步伐来到物体旁，几个电筒齐刷刷地照向黑乎乎的物体，那是一条装满东西的麻袋。岳峰用刀子划破麻袋，一头死猪出现在眼前。死猪身上放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一段令人匪夷所思的话：

女尸变成死猪是场游戏，游戏以外还是游戏，你们不可能破
出。译游戏。

岳峰看完这张纸条，眉头紧蹙，站在那里思索一会儿，命令道：“收队。”

几名刑侦队员刚要上车，环河前方公墓处传来几声惨人的叫声，彭丽下意识地握住手枪，萧强也有些紧张地向身后张望着，其他几名队员迅速上了车，岳峰冷静地向四周观望了好半天才上警车。警车呼啸着向威城公安局第一分局驶去。

岳峰连夜来到主管刑侦工作的分局副局长高向天的办公室。高向天今天值班，一边在办公桌旁吞云吐雾，一边看一份案卷。岳峰推门进来，高向天深吸一口烟，摆摆手示意岳峰坐下。岳峰没有落座，就开口向高向天汇报了情况：“高局，今晚出警被人给耍了，不过，今晚的事我分析一定和近期我市的贩毒案有关。一种叫麻谷的毒品已渗入校园，还有一种叫‘仙人’的迷魂药也在我市出现。贩卖毒品和迷魂药的背后一定有实力雄厚的掌舵者，不然，那些东西不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转手，更为可气的是我们很难捕捉到扩散那些东西的罪恶之手。”

高向天向后仰了仰，用一双略微浮肿的眼睛看着岳峰：“你怎么这么确定今晚的事和贩毒案有关？‘五一’贩毒案的几个毒品贩子不是给捉住了吗？”

“那几个被抓来的毒品贩子，充其量不过是小毛头，他们背后一定有险恶的指使者。三个毒品贩子一个自杀、一个像变成了哑巴死活不开口、一个信口开河胡说八道，暂时无法从他们嘴里知道毒品的来源，但是我们还是有办法能撬出点线索来的。”

“什么办法？”

“找到他们的亲人盘问清楚，查出他们平时都和什么人往来。”

“你知道他们的家属住在哪里吗？”

“自杀的那小子和信口开河的那小子倒是没什么亲人，都是孤儿。可装哑巴的小子家就住在威城，前些时候他妻子来探过监，人挺温顺老实，就从她那里开始查吧。”

“好，你们去做吧，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”

“是，高局。”

彭丽已经好几天没睡上舒坦觉了，原本饱满的脸蛋瘦得轮廓分明。因嫌和母亲的居住环境吵闹，彭丽去了哥哥那里，和小侄女彭爽住在一个房间。哥哥居住的小区环境很好，居住人口很单一，几乎都是文化人，出来进去都笑着打招呼。彭丽每次想要好好睡上一觉，就会来到哥哥的家里。哥哥彭宣是个出类拔萃的科技工作者，是全市闻名的化工企业副研究员。

早上九点钟左右，彭丽被一声脆响惊醒，接着传来的是嫂子凌美晴的吵闹声。彭丽下意识地坐起身，彭爽也被惊醒。彭丽向彭爽使了个眼色，彭爽乖乖地躺在那里。彭丽悄悄来到门旁，把门打开一道缝，凌美晴的声

音就清楚地传了过来：“KR 计划你凭什么不接，你又凭什么反对董事长的意见？你就是个副研究员呀，如果 KR 计划成功，我们全家就会住进别墅，而且彭丽跟你妈也会沾上光。搞成 KR 计划，你就会成为百万富翁，你干吗拒绝人家？要不是人家康辉，这样的好事还能轮到你头上？”

“妇人之见，你知道什么是 KR 计划吗？他是怕产生不良后果，所以才闪到后面，把我这个冤大头抬出场，你不觉得要是我接下 KR 计划，就是往火坑里跳吗？”

“我又不是科技工作者，我怎么会知道？”凌美晴把头转向一旁，气鼓鼓的样子。

“这就对了嘛，所以你不要干涉我的工作。KR 就是……算了，公司有规定，不能泄漏企业计划。好了，你消消火气，一会儿彭丽醒了你给她弄些吃的，我该上班了。”

“彭宣，你想得到美，我是保姆吗？”

“那你总得管彭爽吧？”

“哼，你少来指派我，我还不知谁来管我呢。实话跟你说我们歌舞团裁员一大群，我也被列在其中，上边只给了两万元就打发了我们，更惨的是老职工，辛苦一辈子到头来却被扫地出门，你要是不赚大钱，今后我们的日子有多难过，你知道吗？”

彭宣揽住凌美晴的腰，想要安慰她，却被她打开，彭宣只好垂着双手说：“美晴啊，我的工资完全够咱们生活，你就不必为钱发愁了，必要的话，哪天我和董事长提一嘴，看能否把你安插进公司。”

凌美晴眼珠子转动几圈，说道：“告诉你，我可不想做下三滥的工作。”

彭宣再没理睬凌美晴，拎起皮包走出了房门。

听到哥哥、嫂子的争吵，又听到什么 KR 计划，职业的敏感让彭丽觉得可能有什么事要发生。见哥哥上班去了，彭丽拉着彭爽的手走出卧室，来到客厅。彭丽假装没看到地面上摔碎的玻璃杯，拉着彭爽去了卫生间。洗完脸、刷完牙，彭丽带彭爽走出卫生间，向在客厅沙发上坐着的凌美晴说：“嫂子，今天我休息，我带彭爽出去吃饭，顺便带她去公园玩玩。”

凌美晴冷漠地回道：“不用了，彭爽留在家里由我来照顾，我怕她遭人家伏击，你忙你的事去吧。”

听到凌美晴的话，彭爽哇地一声哭了起来，边哭边向凌美晴嚷道：

“不嘛，我要跟姑姑出去玩。”

凌美晴拉过彭爽，照准屁股就是几巴掌，边打边说：“都五岁了还这么不听话，我叫你不听话，我打死你个倔东西！”

彭丽赶紧拉开凌美晴说：“嫂子，你疯了，干吗这么打孩子？彭爽是个乖顺的孩子，我这个做姑姑的带她出去玩玩又撞到你哪根筋了，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！彭爽啊，既然你妈妈不让你出去玩，你就好好和妈妈呆在家里，等姑姑再有休息日……”

没等彭丽把话说完，彭爽就一下子扑进彭丽的怀里抽噎道：“姑姑，我不想和妈妈呆在家里，我想去奶奶家，想吃奶奶做的炸薯条和肉馅包子。”

彭丽看了一眼凌美晴，然后说：“好，你去擦把脸，姑姑带你出去。”

彭丽不顾凌美晴不高兴带出了彭爽，彭爽央求道：“姑姑，你先带我去公园玩，然后再去看奶奶。”

彭丽拍了下彭爽的额头：“你这个小滑头，人小心眼可不少。”

彭爽蹦跳着跟着姑姑走出家门。刚上公交车，彭丽就看到一个扒手正在偷乘客的钱包，她迅速靠上去，眨眼间就把扒手的胳膊扭到背后，钱包落在地面上，失主认出自己的钱包，连忙拾起。扒手拼力挣脱，企图掏出腰间匕首，彭丽一个侧踹踢在扒手的膝窝上，扒手“哎哟”一声跪倒在车内，彭丽趁机掏出手铐铐住了扒手，然后向扒手亮出了警察证件，扒手垂下了眼帘。车内乘客鼓起热烈的掌声。在彭爽看得直愣神的时候，彭丽押着扒手来到车门旁，说道：“彭爽，准备下车。”说完，押着小偷带着彭爽打了一辆出租车往威城第一公安分局驶去。

岳峰和萧强都在办公室，看到彭丽休息日抓回个小偷，身后还跟着个小女孩，还以为彭爽是受害者，岳峰走过去把彭爽拉到身边安慰道：“小姑娘别怕，这里是警察局。”

彭爽努起嘴巴骄傲地说：“叔叔，我才不怕呢，姑姑也是警察，刚才她在车上可厉害了，和电视里的武打片差不多呢。”

岳峰这才明白，点了一下彭爽的鼻子笑道：“原来是这样，你这个小鬼头。”

萧强把刚抓来的扒手带去审讯室，岳峰拍了下彭丽的肩，面带愧色地说：“彭丽啊，真是辛苦你了，有个新任务本来是想等你明天上班再说的，既然你来了就告诉你好了。为了查清目标，我想让你找到那个不开口讲话

的毒犯的家，在那家伙的媳妇身上下工夫，希望可以找到破绽和线索。”

“没问题，是外号叫‘狗子’的家伙吧？上次他媳妇来探监时，登记过地址，呆会儿我把彭爽送回去就去狗子的家。”

审讯室里，萧强正在和另外一名同事审问刚捉来的扒手。萧强严肃地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扒手战战兢兢地回答：“我叫赖笙。”

萧强接着问道：“多大年龄？有无职业？在哪儿住？”

“十九岁，我初中没毕业就和父亲一起倒腾小买卖。父亲病逝后，我就染上了……偷，家住在北坨子路丰鼎大厦后身的平房里。”

“为什么要偷盗？干这个多久了？”

“我，我……”

赖笙突然哈欠连天，而且全身痉挛起来。萧强上前拍了拍赖笙的肩膀，急切地问道：“赖笙，你怎么了？”

赖笙抽动着身体，昏沉沉地央求道：“快给我麻……麻谷，我要吸。”

萧强露出惊异的目光，问道：“什么，你说要吸麻谷？原来你是个吸毒者。”

事情突然的转变使萧强觉得意外，他站起身在审讯室踱了几步，之后来到哆嗦不止的赖笙面前说：“赖笙，你听好，想吸麻谷可以，不过得先供出吸毒的始末以及毒品来源，否则，你休想吸到麻谷，听清楚了吗？”

萧强从一名干警那里要了一支烟点燃递到赖笙的手里，赖笙用手颤抖着把烟叼在嘴上猛吸了几口，一阵烟雾从他鼻子里冒了出来。赖笙似乎比先前好受些，眨巴几下浑浊的眼睛，上下打量了几眼萧强，随后就耷拉着脑袋不吱声。

萧强拍了下桌子，严厉地说：“快说，拖延时间对你没好处。”

但赖笙还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。萧强想了想，向身旁的同伴耳语道：“你去请示岳队长，看可不可以从刚收缴的毒品中取出一些来做诱饵。”

狗子的家在威城郊区，是平房，还有一个院子。彭丽去的时候，看到院里有几只鸡在啄食，还有一只脏了吧唧的黄毛狗懒洋洋地趴在墙角晒太阳。听见院门的响声，黄毛狗倏地竖起耳朵叫了几声，听见狗叫，狗子媳

妇端着一个盛满豆子的筐箩从屋内走出来，边走边挑拣着筐箩里的杂物。见一个陌生女子站在院门外，狗子媳妇先是一愣，然后快步来到院门前，麻利地打开门。狗子媳妇认出来者是彭丽，把彭丽让进了屋内。

屋内有两个房间，一个宽大的走廊，走廊里摆放着十几个酱块，酱块散发出难闻的气味。彭丽来到正屋的一个房间，房间内除了简单的家具，就是一张双人大床，床上睡着一个小男孩。狗子媳妇拿了抹布擦干净一只破旧皮面坐椅，客气地招呼彭丽落座。彭丽坐下后，示意狗子媳妇也坐下来。狗子媳妇一脸不安地坐在彭丽对面的床上，彭丽安慰道：“你不必紧张，我来是想向你打听点事情，狗子入狱前都和什么样的人来往过？你要如实告诉我，这对狗子很有利，如果我们知道主谋是谁，狗子就会减刑，他表现好的话，有可能提前出狱。”

狗子媳妇瞪大眼睛问：“警察同志，是真的吗？”

“当然是真的了。”

“那么好，我说，我全说，有个叫……”

还没说完，一颗子弹穿透玻璃窗斜射进狗子媳妇的胸部，狗子媳妇倒在地上。睡在床上的小孩被惊醒，吓得大哭起来。彭丽被这种突如其来的情况惊住了，马上掏出手机叫了救护车，随后又拨通岳峰的电话：“队长，情况有变，你马上带人过来，狗子媳妇遭遇枪击……”

彭丽去狗子家的时候，萧强正在审问赖笙，他拿了一包麻谷在赖笙眼前晃动着，赖笙馋得直流口水。萧强贴近赖笙说道：“你要是说出从哪里搞到的毒品，我就把这包东西给你，这可是我们收缴的上等麻谷，你不要错过机会哟。”

赖笙泪眼婆娑地死死盯住那包麻谷，终究没能抵住毒品的诱惑，舔着嘴唇做了交代：“起初，我只是爱上个网什么的，可是后来父亲去世后，我就没了经济来源，所以就开始偷东西。有一天，狗子撞上我，我们原本是街坊，好多年没见面，他见我一副瘦骨，就请我吃饭，之后给了我一包东西让我品尝，没多久我就上了瘾，之后我就找到狗子，求狗子带我上路，就这样，我走上了吸毒、贩毒的路。”

萧强严厉地拍了下桌子：“除了狗子，你还和什么人联络过？”

“没……没什么人了，狗子是我的上线，狗子传到我手里的毒品，几乎都被我自己给用了。”

“狗子是我们抓到的罪犯，供出他没价值，看来你是无法享用到我手

里的东西了，带下去。”

赖笙嚎叫着，声音穿过整个走廊。萧强正要返回值班室，被刚接到彭丽报告的岳峰拦住：“跟我走，有任务。”

十几分钟后，岳峰和几名刑警来到狗子家，救护车把狗子媳妇拉走后，岳峰命令大家全盘搜查室内。里里外外的物品翻了个遍，也没能查出什么线索，岳峰焦虑地踱着步子，让彭丽抱起哭闹不止的男孩，然后向大家摆了下手，示意归队。走出门外，彭丽停下脚步，放下怀里的男孩。

“队长，还有一个地方没有查。”

岳峰眼中产生兴奋的光芒：“哪里？”

“一个破旧的沙发，我刚才坐过的。”

彭丽把那个沙发倒转过来，四下摸了下，一个扣子般大小的窃听器被彭丽抓到手里，彭丽把它交给岳峰。岳峰把玩着那个小型窃听器，说道：“这些家伙早有预谋，在狗子家里安放窃听器，看来狗子媳妇一定知道内情。另外，这些家伙出手这么快，窝点肯定就在附近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判断的。”萧强说道。

“归队。”岳峰命令道。

为了让凌美晴开心些，彭宣找到威城生化集团的康辉总经理。康辉的年龄和彭宣相仿，都是三十几岁的男人，又是大学同学，彭宣觉得找康辉办事比较顺畅，于是赶在中午时段叩开总经理办公室的门。康辉那会儿正举着话筒与人通话，见彭宣进来，摆了下手示意彭宣坐下。彭宣就坐在康辉对面的沙发椅上，因为是有事相求，彭宣显得局促不安，甚至有些后悔迈进总经理办公室的门。康辉那副傲慢的神情是彭宣不愿意看到的，可为了使凌美晴摆脱失业的现状，彭宣下了几次决心才叩开总经理办公室的门。康辉撂下电话，把身体仰向沙发靠背，不冷不热地问：“彭宣，你主动来我的办公室，不会是向我讨人情吧？”

彭宣被康辉近乎戏谑的话弄得很尴尬，但为了早日看到凌美晴的笑脸，彭宣硬着头皮向康辉说出内心的想法：“康总啊，我的确有私事和你说。是这样，我们家美晴赋闲有一段时日了，她整天和我唠叨想出来做事，别的单位我没熟人，只好求到康总头上，希望康总看在老同学和多年共事的份上帮我这个忙，我也好解除后顾之忧，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中。”

康辉笑着说：“好，这个好说。不过，我要你接受 KR 计划。”

彭宣立马站起身回道：“不，这绝对不行，我不能研制类似毒品的药剂。”

康辉的脸色阴沉下来：“KR 计划有什么不好？如果研制成功投放市场，会解决许多癌症晚期患者的病痛，这样我们在赚得利益的同时，也算做了积德的好事。”

“可它同时也是不可估量的毒品啊，倘若流入市场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届时不但你这个总经理的乌纱帽会被摘掉，而且我们的研制机构也会被吊销。”

“哈哈……你可真是一身书生气，别忘了，我的上边还有董事长，即使出现问题，我们也不会有事，何况你是科技战线上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像你这样有才气的科技工作者，我们国家保护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处罚你呢？不要杞人忧天嘛！”

“KR 计划不是一般性的药剂计划，里面包含各类毒素，药理反应要比罂粟、冰毒、麻谷高很多倍，这种强力的止痛药剂是国家医药总局禁止生产的，我想你这个总经理比我要清楚。好了，没什么事我就走了，今天的事就当我说说过。”

“等等，你老婆我可以安排她进办公室工作，怎么样，我这个同学还够意思吧？”

“要是没有附加条件我同意，否则，我决不答应。”

“哼，真是不识抬举。”

刑讯室内，狗子看到自己年幼的儿子，露出惊异的目光，向端坐在对面审讯席上的岳峰发出质问：“你们为什么把我的儿子带到这里？”狗子挣扎着想脱离座位，可被拷在座椅上的手铐拖拽住他的身体，狗子如同泄了气的皮球跌坐在地上。

坐在岳峰身旁的萧强忍不住吼道：“狗子，你的口齿挺伶俐嘛！不要再装聋作哑了，否则，你会罪加一等，知道吗？”

岳峰也拍着桌子严肃地说：“狗子，你给我老实坐好，事到如今你该觉悟了，你老婆遭了暗算，正在医院抢救。据我们判断，枪击你老婆的凶手和你有一定关联，在你的家里，我们查出了窃听器，那伙人在你家里安装窃听器的目的，我想不用我们解释，你也会知晓其中含义。因为你知道得太多，所以他们会杀你灭口。只要你走出监狱大门，他们就会让你横尸街头。要是你及早供出同伙，我们把漏网的罪犯捕获，你不但可以保全性

命，而且还可以争取宽大处理。何去何从，你自己选择吧。”

狗子得知媳妇受了重伤，哭丧着脸问道：“她有生命危险吗？”

“已经脱离了危险，我们派专人守护在医院，你放心。至于你的孩子，我们想把他暂时送到一家福利院。狗子，你最好考虑清楚，是继续与我们为敌，还是及早供出幕后指使者。”

狗子额头上渗出了汗珠，眉头皱成了一团，哆嗦着嘴唇请求道：“岳队，能给我一支烟吗？”

岳峰、萧强两个人都不会吸烟，二人相互望了一眼，萧强起身走出了审讯室。岳峰命人抱走狗子的儿子。不一会儿，萧强拿来打火机和半盒香烟，从里面抽出一支递到狗子面前，狗子迅速抓起那支烟点燃，猛吸了几口，烟雾呛得他不住地咳嗽。狗子咳嗽完，正要说话，突然，他口吐白沫、眼睛发直、血管绷紧，只几秒的时间，狗子就死了。

岳峰和萧强被狗子的突然死亡惊呆了，他们面面相觑了一阵，岳峰霍地拿起半盒香烟仔细端详起来。它看上去极普通，没什么特别的地方。岳峰边审视香烟边朝萧强盘问道：“萧强，这半盒烟是怎么回事？哪里弄来的？”

“岳队，难道你怀疑我？”

“这件事情不是怀疑的问题，等法医做出鉴定，看狗子的死亡和香烟是否有关，否则你难辞其咎。”

“岳队，你听我说明白好不好，狗子当时要烟抽，我本想出去买，刚到走廊，就看到半盒香烟和一个打火机摆在窗台上，我当时想这一定是谁放在这里忘记拿走了，就拿着那半盒香烟和打火机返回来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”

岳峰的视线始终没离开那半盒香烟，想了好久，他才说：“看来这是早有预谋的，想杀掉狗子的人对我们的情况相当了解，知道你我都不会吸烟，就故意把香烟放在外面。萧强，赶紧让人把狗子的尸体送去解剖，记住，狗子死的消息决不能泄露，想办法找个人顶替狗子，我们要钓大鱼。”

见萧强有些迟疑，岳峰急迫地催促道：“还愣在那里做什么，难道你想被人冤枉吗？萧强，刑警大队有内奸，但在没有证据的情形下不能随便怀疑人，既然有人想加害狗子，肯定还会有所行动，所以咱们必须要快，否则，就会功亏一篑。”

“明白了，队长。”

岳峰去了尸检中心。在解剖室里，法医洪涛正在解剖狗子的尸体。见岳峰进来，洪涛笑道：“岳大队长亲自来了，可见这次的案子非同小可啊。”

“请尽快把尸体的化验报告给我，洪涛啊，这次的任务很艰巨，你要慎重，不要让闲杂人员靠近解剖室。情况很复杂，搞不好，我和搭档萧强就有谋害罪犯之嫌。”

“有那么严重吗？”

“当然。我还要去一下鉴定中心，请他们尽快化验香烟的成分。”

“好，我一定慎重行事，你放心好了。”

岳峰表情严峻地看了洪涛一眼，以示此事的分量。洪涛内心一阵翻腾，在他的印象中，哪一次的案子也比不上这次严重、复杂，洪涛感到责任重大。岳峰离开后，洪涛重新戴上口罩和手套继续解剖狗子的尸体。

洪涛提取狗子的胃液准备化验，无意中发现狗子的心脏完全变黑，当提取心脏样本时，上面的黏液滴落到白色床单上，白色床单即刻出现一个窟窿。洪涛不由得倒退了几步，当法医这么多年，他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怪事。

萧强物色了一整天也没能找到装扮狗子的人选，人家不是嫌监房晦气，就是害怕惹上麻烦，当日傍晚萧强只好亲自扮起了狗子，穿上狗子的囚服，在眉心上画了个痞子，还把头发剃成秃子，另外把自己不大不小的耳朵化装成狗子的招风耳。萧强对着镜子左照右照，觉得自己很像狗子时，才让两名心腹手下将自己押向狗子的监房。分管狗子监房的狱警名叫郭小楷，郭小楷那会儿正在监房外的办公桌旁打瞌睡，听到脚步声，他睁开眼睛，看到“狗子”被押送回来，一下站了起来，表情显得很惶恐。

郭小楷的举动被萧强的余光收入眼内，萧强断定郭小楷与狗子的死有一定关联，但不能打草惊蛇。郭小楷惊异过后马上恢复常态，掏出钥匙打开监房门，萧强垂着头迈进监房，来到狗子用过的铺盖旁合身躺下。监狱规定吸毒者只能呆在独立监房，这个规定为萧强假扮狗子打开了便利之门。不然的话，萧强一进监房就会被其他罪犯认出来。

萧强背对着监房门假装睡去，起初门外很静，没有声音。萧强有些不耐烦，把身子翻向监房门口，用被子蒙住半边脸，眼睛透过缝隙盯向门口。牢房门通体都用钢筋焊接而成，每段钢筋间隔一段空隙，里外完全透

明。萧强看到一个身影附在栅栏门旁侧，却看不清面容。萧强只好耐心地等待外面的动静，以不变应万变。萧强想，有人刻意想毒死狗子，而当“狗子”完好无损地回到监房时，不可能不引起密谋杀害狗子之人的注意。

透过昏暗的灯光，萧强的视线始终没离开栅栏门，并假装打着呼噜。过了一会儿，栅栏门旁的身影现身，掏出监房钥匙，麻利地打开监房门。萧强看到来者正是郭小楷。郭小楷拎了条绳子蹑手蹑脚地向萧强靠拢过去。萧强绷紧了神经，暗自做好擒拿准备。临近萧强之际，郭小楷把绳子绕成一个圆圈猛地套住萧强的脖子，萧强早有准备，抓住绳套，头部迅速脱离，几乎在头部脱离绳套的同时，一腿踹向郭小楷的胸部，郭小楷发出一声惨叫，随即认出萧强，他瘫坐在地面上，捂着胸部没再做出任何反应。萧强掏出手铐想铐住郭小楷，谁知郭小楷竟迅速从鞋底处拿出一个刀片向脖子划去。

萧强想上前制止，可是已经晚了，郭小楷倒在血泊中。萧强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震住了，好半天才作出反应，拨通了岳峰的手机。

在岳峰的家中，何圆在帮岳峰的母亲柳丹环包饺子。何圆是岳峰的邻居，也是高中同学，和岳峰母亲相处得很好，她在一家幼儿园工作，也是彭爽的老师。何圆对岳峰暗恋已久，始终没表露出来。她几乎一有空闲就来到岳峰家，帮柳丹环做家务，柳丹环打心眼里喜欢何圆。何圆的一双秀手干啥像啥，更是让柳丹环喜欢。

柳丹环边捏饺子边和何圆唠着家常：“何圆啊，你父母去世得早，奶奶年岁也大了，虽说身体硬朗，可毕竟是快八十的人，剩下的日子已不多了，你听阿姨一句话，喜欢岳峰，就勇敢地向他表达出来，要是岳峰娶了你，日后我也有了照应不是，再说我也满心希望你能和岳峰成为一对，像你这样灵巧、漂亮的女孩儿打着灯笼都难找啊！”

何圆不好意思地笑道：“阿姨，您想得太多了，其实好女孩还是很多的，只是没被阿姨发现而已。岳峰那么精明，肯定能找个好女孩儿的，您放心好啦。”

“哎，岳峰眼瞅着三十了，还整天在外面跑啊颠的，而且警察工作危险性极大，你说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剩下我个老太婆可怎么活哟。何圆，你要是不好意思提，我和他说去。”

“阿姨，您可千万别那么做！我们还不知岳峰有没有心上人，要是我

一厢情愿，那可就糟了，往后见面有多尴尬呀。放心吧阿姨，就是我和岳峰没那层关系，我也会照顾阿姨一辈子的，在我的心里早已把阿姨当做妈妈看待了。”

何圆眼圈一红扑向柳丹环的怀抱，柳丹环也激动地拥抱住何圆，两个人手上的面印在彼此的后背上，这番景象正好被推门进来的岳峰看在眼里。岳峰笑着来到柳丹环身旁说：“妈，你们咋这么激动啊，今天是什么特别日子吗？”

见儿子岳峰回到家中，柳丹环显得更加兴奋，松开何圆，何圆不好意思地又去忙活包饺子。岳峰客气地向何圆点了下头，何圆的脸上立刻红如云霞。柳丹环带着满脸喜悦来到岳峰面前，拉着岳峰的手说：“妈就知道你今晚一定会回来，所以妈和何圆包了你最爱吃的鱼肉馅饺子。”

岳峰和母亲说着话的工夫，何圆已经煮好饺子叫他们：“阿姨，饺子煮好了，您和岳峰准备吃饭吧。”

柳丹环牵了岳峰的手来到餐桌旁，落座后，柳丹环对着儿子的耳朵悄声道：“瞧见没，何圆是个多好的姑娘啊，能找到何圆这样的媳妇是你的福气。你和何圆都老大不小了，何圆家里除了一个年事已高的奶奶，也没什么亲人，要是嫁过来，也有个照应不是。”

“妈，我和何圆是好朋友，即便没那层关系，她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，我也会在所不辞的。”

“那不一样，结了婚何圆就是咱家的人，感觉上也大不一样。”

“妈，我现在还不想考虑婚姻问题，手里的案子忙都忙不过来，哪有心情结婚呐，何况……”

“何况什么？”

“妈，我和何圆目前为止只是好朋友的关系，怎么能上升到谈婚论嫁呢？”

柳丹环在岳峰的额头上戳了一下：“傻孩子，感情是培养出来的嘛，何圆是个好姑娘，不必剥皮抽筋的了解，我也敢打保票，娶到何圆这样的媳妇是祖宗有德啊！”

这时，何圆端了两盘饺子来到餐桌旁，她把两大盘饺子放好，又调配了佐料，转身欲离去，被柳丹环叫住：“何圆，干吗不坐下来吃饺子？”

“不了，奶奶还等着我回去呢。”

柳丹环立马起身拉住何圆：“吃了饺子再回去，一会儿再给你奶奶带点回去。”

“那我就给奶奶带几个饺子回去吧。”说完，何圆夹了十个饺子放进一只瓷碗中，准备离开。

柳丹环生气地坐下，脸扭到别处。何圆赶紧来到柳丹环身旁说：“阿姨，您先和岳峰吃着，我去看看奶奶就回来，厨房里还有一些饺子没有煮，我一会儿回来煮了吃。”

柳丹环戳了一下何圆的脸蛋：“你呀，我就知道你会给岳峰留后手，还说什么一会儿回来煮了吃，你呀给我坐下来吃饺子，再废话，我可就生气了。”

何圆只好坐下来，岳峰忍不住插嘴道：“何圆，今天可是你的不对了，当完劳动者，却不要报酬，难怪我妈生你的气。”

“去去去，谁生何圆的气了，我是心疼何圆，你这个整天不回家的儿子才让我生气呢，要不是何圆经常来陪我，你妈我指不定会被闷死呢。”

“阿姨，您别这么说，岳峰会嫉妒我的。”

岳峰笑着向口中送了一个水饺，没等水饺吞咽进肚，便接到萧强的电话，萧强急促的声音，让岳峰有些紧张，手里的筷子当啷落地：“你说什么，郭小楷自杀了？”

“我，我真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，怎么办，队长？”

“我马上过去，你等在那里别动。”

挂断电话，岳峰穿好外衣，向柳丹环匆忙地说了句：“妈，我有急事要回局里，您不要生我的气啊！”说话间岳峰已走出家门。

柳丹环叹了口气道：“瞧见了吧，连口消停饭都吃不好啊！”

赶到监狱时已经十点了，岳峰来到一号监房，看到倒在血泊里的郭小楷，又看到站在郭小楷尸体旁发呆的萧强，岳峰拍了下萧强的肩膀安慰道：“别紧张，有什么事我来扛，装扮狗子是我的指令，和你萧强没关系。”

“不，我萧强不是个胆小怕事的人，我只是对郭小楷的做法感到费解，究竟郭小楷的背后有什么样的人物，才使他肯付出生命作为代价。我猜测那一定是个危险人物，这个人物也肯定会杀人灭口，所以郭小楷才在事情败露后做出自杀的举动。岳队，现在怎么办？”

“你分析得没错，我也有同样的想法。我去向孙帮处长汇报情况，你马上叫值班警察抬走郭小楷的尸体，把现场的实况拍摄下来，记住，要备一份现场资料，以防万一不测情况出现。”

“好，那我和你一起去局里叫人来，顺便取来摄像机。”

“不，你留在这里守护现场，以防万一，我赶回警局叫人来。”

警局内处长办公室亮着灯，孙帮处长正在办公桌旁审阅案卷。岳峰疾步来到处长办公室门前，门虚掩着，岳峰象征性地叩了下门，未等里面发话，岳峰便迈进室内。孙帮抬起头严肃地问：“岳峰啊，你来得正好，有些新指示想向你交代一下，最近毒品贩卖在我市日渐猖狂，要加大严打力度，你要经常派便衣到娱乐场所走动走动，据说毒品交易在娱乐场所里泛滥得迅猛。另外，我听说审讯时死了个犯人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孙处，我正是为此事而来，我们在审讯一名叫狗子的毒贩时，他要求吸烟，我就派萧强出外买烟，萧强刚走出审讯室便看到半盒香烟放在走廊的窗台上，以为是哪个吸烟的同事放在那忘记了拿，于是萧强便拿了回来。可没想到事情发生了，狗子吸完一支烟，突然口吐白沫倒地身亡。我本想等法医那方面出来结果再向你汇报，那半盒香烟有问题已确定无疑，明摆着是有人想陷害我和萧强，我怀疑我们的队伍里有特大号的内奸。为了查明真相，我吩咐知情者暂时不要暴露狗子死亡的事实，我要萧强装扮成狗子的模样回到监房，看管狗子监房的是一名叫郭小楷的狱警，可没想到郭小楷在发现假扮狗子的萧强后，竟然拿出刀片自杀了。”

孙帮猛地拍了下桌子大声吼道：“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，虽说郭小楷的自杀有疑点，现在没了线索怎么办，你，你和萧强都有嫌疑。知道吗？”孙帮的头摇晃几下发出无奈的叹息：“出了这种无头案件，事关重大，事情没调查清楚之前，按照规定，得先关你禁闭。”

“没问题，不过，我得安排人去监狱清理现场。”

“好吧，办完这件事，你必须老老实实留在局里，等候处理结果。”

“是，孙处。”

岳峰找到值班刑警，向值班刑警交代一番，又返回处长办公室：“孙处，让我在你的里间睡上一觉好不好，算是关我的禁闭。”没等孙帮回答，岳峰径直走向里间的休息室，倒在床铺上打起了呼噜。孙帮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。

那晚的月亮很暗，秋风一阵紧似一阵地拍打着窗户，孙帮的心也好像被什么东西拍击着，有些透不过气来。想着这两天的事，孙帮决定向分局副局长高向天作一下汇报。